

春痕
阮君作

新加
題

春
痕

阮
君
著

春痕目錄

今天 a		一
我之		三
今天 b		五
去年		七
昨晚		九
十四		一
前天		三
從家		五
這許		七

我對		二一
今日		二三
快信		二五
當我		二七
病仍		三一
廿九		三三
談話		三七
冒雪		四一
我的		四三
我原		四五
前晚		四七
瓊本		四九

壁壁		五一
癡心		五三
你不		五五
春陰		五七
上禮		五九
看到		六一
吃中		六三
今天 ^c		六五
壁我		六七
就年		六九
壁弟 ^a		七一
我固		七三

傍晚		七五
壁弟 b		七七
我也		七九
壁弟 c		八一
不知		八三
晚飯		八五
壁弟 d		八七
說起		八九
從昨		九一
尤侗		九三
下午		九五
識了		九七

璦怕		九九
璧弟 0		一〇一
一日		一〇三
璧弟 f		一〇五
十九		一〇七

春痕

今天 a

今天到××所，收到你廿五晨的手書。這是我意料中的事。何以意料如此？我也不知道。

你見了我的生命過程中留下的傷痕，心中頗感到不安。其實我現在的生活以之與往日相較，尙如九天之與重淵。從前是河流遇了阻力，現在是河流漸就枯乾。從前是病而呻吟，現在是病而不能呻吟。從前是喜則狂笑，悲則痛哭，現在是欲哭無淚，欲笑無聲。（近來作不成詩，想亦因此。）雖然我行年不過廿多歲，我的精神却銷沈頹廢

過於老人。此生已矣，夫復何言！壁君，我相信人之一生有三種階段：第一是不知人生有痛苦。第二是感到苦痛而反抗痛哭。第三是屈伏於社會大勢力之下，而不能反抗，不敢痛哭，生命之流漸漸乾了。境遇好的人或許不至經過第二第三階段，但此種人世間能有幾個。我現在已走到第三階段。你願我的人生觀同你一樣快樂，感謝！感謝！生命同河水一般，誰知道將來如何呢。

我愛同人談話，所以愛同人寫長信，心煩時尤甚。日來家中七事八事，好不煩人。晚上信筆亂塗，字既潦草，話也是信口開河；不願看時，付之于火罷。

一九二六，一二，二七。

我之

我之所以煩悶灰心者，並不專爲我自己的身世。我覺得世間人都是『可憐蟲』，在不可抗禦的大勢力之下展轉扎掙。我爲我自己傷心，更爲一切人傷心。至於我自己的身世也沒有什麼可說，並且此時也不願說。（這並非聽者的問題，是我的興致的問題。）總之，我雖非文人，而感傷的脾氣却很重。爲了××月刊將××月刊的名稱排錯，我可生四天氣。由此而推，則可生氣之事多矣，如何不煩惱？忙也煩，閒也煩；人家待我壞時我感傷，人家待我好時我也感傷。這樣的脾氣簡直沒有辦法。你的盛意，我自然感謝，並願改正我的壞脾氣。

一九二七，一，三，晚十一時。

今天 b

今天因事到××所，在案得五日晚六日早的手書。這是我意料不到的，因為我猜你日來或在作什麼工夫，不願同人寫信。

六日晚因阿母往汴，益無聊賴，本想寫信給你，因今年尚未接到你的回信，故中止，（這是我的怪脾氣），就是抄的幾首詩現在還未發寄。

濯絳宦詞大略讀了一遍。你愛他的『折我浮名，消他薄命』，我愛他的『倦絮無才著地飛，肯忘却凌空想』。因為世間人若處於『著地飛』的境地而無『凌空想』，並不痛苦。最痛苦的是有『凌空想』而環境偏令他『著地飛』也。此與詩人之『靜言思之，不能奮飛』一

樣，言短淺而含意深長。

元旦日我並未出門，在家獨自煩悶呢。我是個好玩的，好說話的，不計算打量的任性人。但是我家人都不然，都沉默而規矩；阿兄性情與我相反，嫂嫂是太太，更不同我玩。而且，而且……還有許多。所以我一到家中，即變為規矩，鎮日價埋頭用功的人。我常說在學校的生活，無論教書或讀書，都是詩的，有趣的；家中的生活，無論是大家庭小家庭，都帶幾分散文氣息，板滯意味。熱鬧場中，我委實不愛去，尤其是應酬場中。

北海在我剛回北京時去玩了好幾次，後來天冷，而且見慣了她的面目，覺得不甚嫵媚秀麗，就不大去了。南京清涼山一帶很好。在日落時行荒山中，意味極淒惋而雋永，如嚼苦茗。不知你會去過否？

去年

去年在金陵，學生們說我『多愁多病』，但是我恨極了。『多病』，我承認。我從小多病，從出外上學後方好些；去年又病了，雖說無甚大病，但一月總要請一兩星期假，否則堂上就說不出話來，氣不接。『多愁』，我起初不肯承認，可是近來我自覺確是愛『愁』；住往不干我的事，我亦爲之愁歎竟日。（例如我的表姊在上學時期內生了孩子，她不怎樣急，我却替她發愁。）你同情於我，我從心腹內感激，何至說到不願受。

我的母親是意志勝過情感的人。我雖是她跟前的最小的一個，可是她對待我絲毫不嬌養。不過母親終歸是母親，在一處時，有時也覺

得拘束得人難過，但離開她，也真使人不快。她去後，我兩夜都未睡安，日來方覺好些。

我每日率晚十一時半睡，（坐到十二點時很少），晨七時半起。你大約每夜總至十二時後始就寢罷？霜月極清幽，xx園當尤甚。

一，一二晚十時。

昨晚

昨晚臨睡時，曾呵凍給你寫了兩頁信，不意今天出去時再找不到了，只好作罷。假使這封失去之信不在你『計算』之中也就罷了，不然你心上將感到不安寧。其實那兩頁信寫的也淨是閒話，不管牠罷。

寒假定然回家罷？若果覺得家庭生活勝過外面生活的人，自然應該回去；像我這天涯到處都是客的人，自己不願在家，同時也不大贊成人家回家。（其實家人待我何嘗錯，然而我終於感到我是波濤中的萍梗。這種話只可對摯友講，家人聞之當爲寒心。）璧君，說到此處，我又有些悵悵了！然而我不能將此種悵悵的情感盡量寫出，雖然我知道你不獨不厭棄這些話，還同情於我。我如何能寫得出呢？寫出

時，我已不如此凡庸，而是位天才的文學作家。

你說你往東走，你的朋友往西走，你本想拉她回來，却終於爲她所拉去。這話是否爲我而發？若然，我真對不起你。不過，壁君，我認爲人之一生總有感到苦悶的日子，而且苦悶也是人生之一方面。悲愁總比精神麻木不仁好。若以歡樂喻甜，悲愁喻苦，我說：吃甜水也好，吃苦水也好，終比喝白開水強。

寫來寫去，終未將我的惆悵的情感寫出來。唉！這種渺如輕烟般的情感如何可移於紙上！請你於『如何可移於紙上』數字中揣度我的悵惘罷！

一，一五夜。